



新
广
陵
潮

(第二部)

李涵秋
程瞻庐◎著

[illegible]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程瞻庐卷

新广陵潮

(第二部)

李涵秋 程瞻庐◎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广陵潮. 第二部 / 程瞻庐著. —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9. 3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程瞻庐卷)

ISBN 978 - 7 - 5205 - 0917 - 6

I. ①新… II. ①程…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现代
IV. ①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72227 号

点 校: 清寒树 旷 野
责任编辑: 牟国煜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八里庄 69 号院 邮编: 100142

电 话: 010 - 81136606 81136602 81136603 81136605 (发行部)

传 真: 010 - 81136655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 × 1020 1/16

印 张: 17.25 字数: 274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9.8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作者简介

程瞻庐（1879—1943）名文棧，字观钦，号瞻庐，又号南园。江苏苏州人。民国著名小说家，其时号称“滑稽之雄”。刻画人物，惟妙惟肖；描摹世情，入木三分。被周瘦鹃推崇为“今之淳于髡、东方朔”。代表作有《唐祝文周四杰传》《新广陵潮》《茶寮小史》《黑暗天堂》等。

责任编辑：牟国煜

封面设计：果刚 品牌设计·小威
QQ: 582505444



MINGUO TONGSU XIAOSHUO
DIANCANG WENKU

“滑稽之雄”程瞻庐

萧 遥

民国初年的文坛上，小说的创作呈现出欣欣向荣之气象，一时间，不同题材、不同风格、不同旨趣的作品层出不穷、洋洋大观。正统的文学史教材里，往往将旧派小说即章回体小说置于次之又次的地位，一笔带过而已，然而在当时的社会，这类小说的受众群体是相当广大的，其畅销程度远远超过了如今被奉为正朔的新文学。

旧派小说被排挤，有其自身的原因，也有时势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旧派小说家大多依靠市场存身，为迎合世俗口味，作品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低俗下品的情节，加之这一作家群体水平参差、良莠不齐，时日愈久，而“内容愈杂，流品愈下，仅就文字而言，到后来也是庸俗浅陋，没有早先的‘哀感顽艳’‘情文并茂’了。这也是旧派小说历史过程中必然产生的现象，预示着它的日趋没落，不能自拔”（范烟桥《民国旧派小说史略·概说》）；另一方面，“五四”新思潮挟风雷之势而起，要求以新的文学风貌来迎接新的文明，扬新必要抑旧，特别是旧风尚依然有相当数量的拥趸，为着警醒世人，必须予旧派以猛烈的打击，矫枉的同时未免过正。

事实上，有相当一部分旧派小说家是自尊自重，并且要求进步的，他们借着章回体小说的壳子，同样创作出号召民主共和、自由平等的作品。特别是以写世情世风、人间百态为主旨的社会小说，更是用或写实或讽喻的手法，活画出清末民初新旧思想激烈冲突下的一幕幕社会悲喜剧。其中的一位代表人物就是程瞻庐。

程瞻庐，名文棫，字观钦，又字瞻庐，号望云居士。苏州人。出生于1879年，即光绪五年，1943年因病去世，享寿六十四岁。如以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民国政府成立为界，其三十二岁之前身在晚清，之后三十二

年身在民国，新旧两个时代刚好各占一半。关于程瞻庐的生平，于今所见资料甚稀，仅能从周瘦鹃、郑逸梅、严芙孙、赵苕狂等好友为其所作之小传或序言中窥见一二。程瞻庐生于光绪初年，其时仍以科举八股取士，程幼时即厌弃八股，喜读古文，旧学功底深厚。二十岁左右，程瞻庐考入官学。不久，清政府废除八股文，改考策论。比起僵化刻板的八股，策论更注重考生议论时政、建言献策的能力，程氏“每应书院试，辄前列”，“年二十四，入苏省高等学校，屡试第一，遂拔充该校中文学长”（赵苕狂《程瞻庐君传》），可见其与时俱进之能。毕业之后，曾执教于多所学校，兼课甚多。程瞻庐脾气随和，性格优容，国学功底深厚，又能为白话小说，加之他住在苏州十全街，因此大家赠他一个雅号曰“十全老人”。“十全老人”诸般皆善，唯不堪案牍阅卷之劳形，“每周删改之中文课卷，叠案可尺许”。恰值此时，其小说作品刊行于世，广受好评。先有《孝女蔡蕙弹词》刊于《小说月报》，其后又作《茶寮小史》正续编，迅速奠定了他在文坛的地位。说到《孝女蔡蕙弹词》，还有一则趣事。当年《小说月报》倡导新体弹词，程遂将《孝女蔡蕙弹词》寄去，主编恽铁樵粗读之后，便予以刊发，并寄去稿费。等到刊物出来，恽重读之后，“觉得情文并茂，大有箴风易俗的功用，认为前付的稿酬太菲薄了，于是亲写一信向瞻庐道歉，并补送稿酬数十元”（郑逸梅《民国旧派文艺期刊丛话》）。此事传为佳话，亦可见程氏文笔在当时是很受赞赏的。赵苕狂为其所作小传中也曾提及：“恽铁樵君主任《小说月报》时，不轻赞许，独心折君所著之《孝女蔡蕙弹词》，谓为不朽之作。”有此谋生手段，程瞻庐遂弃教职，专职著文。应当说，程瞻庐为师还是很合格的，不然当其辞职之时，也不会有“校长挽留，诸生至有涕泣以尼其行者”之情状。此后他陆续在《红玫瑰》等杂志连载多部长篇小说，并发表短篇小说及小品随笔数百篇。值得一提的是，程瞻庐亦如张恨水、向恺然（平江不肖生）等一样，是被《红杂志》《红玫瑰》等刊物包下文章的。所谓包下文章，就是凡程瞻庐所写文章，均在该杂志发表，而杂志则为其提供丰厚的稿酬，足见当时程氏文章之风靡程度，以及杂志对程瞻庐的信任和推崇。须知包圆作品是有一定风险的，倘若作家不能保证质量，劣作频出，对于杂志的销量和声誉是有相当影响的。但是程瞻庐对得起这份信任，时人称其有“疾才”，不仅速度快、文笔佳，而且“字体端正，稿成，逐句加以朱圈，偶误，必细心

挖补，故君稿非常清晰，终篇无涂改处也”（严芙孙《程瞻庐小传》），可见其创作态度。民国著名“补白大王”郑逸梅曾拟《花品》撰《稗品》，分别予四十八位小说家以二字考语，曰“或证其著作，或言其为人”，如“娇婉”之于周瘦鹃、“侠烈”之于向恺然、“名贵”之于袁克文等，对程瞻庐则以“洁净”二字相赠。

程瞻庐的写作风格，总体而言，为“幽默滑稽”四字，时人以“幽默笑匠”“滑稽之雄”号之。周瘦鹃曾为其《众醉独醒》作序曰：“吾友程子瞻庐，今之淳于、东方也。其所为文，多突梯滑稽之作，虽一极平凡事，而得君灵笔为之抒写，便觉诙谐入妙，读者每笑极至于泪泚，殆与卓别灵、罗克同其神话焉。”幽默与滑稽看似同义，其实是有差别的。有人曾这样解释：“所谓幽默，乃是内容大于形式；所谓滑稽，则是形式大于内容。”形式大于内容，一般是指以反常规的夸张的行为、语言、做事方式，令人们当即意识到故事和人物的荒诞可笑，瞬间爆发出笑声；内容大于形式，则是将褒贬夹带于正常的叙事逻辑中，通过细节的描述对某一人物或现象进行戏谑或反讽，令人细品之后，心中了然，会心一笑，余味悠长。这两点，都要做到已属不易，都能做好更是难上加难，而程瞻庐恰好是其中的翘楚。

例如程瞻庐有一套仿《镜花缘》风格的小说作品，包括《滑头国》《健忘国》《小器国》等，写的是兄弟三人外出游历，一路之上的所见所闻。“滑头国”中无人不奸，无人不狡，店铺中挂了“童叟无欺”的牌匾，却是狠狠宰客，客人诘问之下，店家居然毫不讳言，并表示是客人读反了牌匾，其实是“欺无叟童”，无论老人儿童，一律欺之骗之。“健忘国”中人人记性极差，姓甚名谁、家乡何处、家中几口，等等等等，通通不记得，因此要将所有的信息记录下来，甚至包括妻子的身材相貌、穿着打扮乃至情夫是谁，都贴在身上，招摇过市，毫无顾忌。由于这几部作品规模较小，结构上虽不显其高明，其主旨也一目了然，在于讽刺当时社会见利忘义、不顾廉耻的种种怪现象，但其中情节的怪诞、语言的机变，足以令人捧腹。

茶寮，是程瞻庐作品中经常出现的一个重要场所，也是程瞻庐创作灵感的重要来源。“君得暇，啜茗于肆，闻茶博士之野谈，辄笔之于簿，君之细心又如此。”（严芙孙《程瞻庐小传》）颇有几分蒲松龄著《聊斋》的

风范。茶寮酒肆是各色人等聚集之地，也是各类消息八卦的集散地。程瞻庐日常喜好到茶寮听书，并借机观风望俗，将世间百态、人情冷暖作为素材，一一写入小说。他的《茶寮小史》开篇第一句就是：“小小一个茶寮，倒是人海的照妖镜、社会的写真箱。”书中借茶博士之口，将一众怪吝卑琐、有辱斯文的读书人刻画得穷形尽相。“提起那个老头儿，真恨得人牙痒痒的。他去年在这里喝了六十碗茶，临算账时，他只给我小洋四角。我说：‘差得甚远，每碗茶三十文，六十碗茶该钱一千八百文。’他把脸儿一沉，说道：‘我只喝你十六碗茶，哪里有六十碗茶？’我揭账簿给他看，他说：‘你把十六两字写颠倒了，却来硬要人家茶钱。’我与他理论，他竟摆出乡绅架子，把我狗血喷人般地一顿毒骂。……他昨天提起嗓子，喊算茶账，纯是装腔作势，叫作缺嘴咬蚤虱——有名无实。他把手插入袋内，假作摸钱钞的模样，直待人家全会了钞，他才把手伸出。要是人家不会钞，他便永远也不会也不肯把手伸出，要他破费一文半文，比割他的头颅还要加倍痛苦。”程瞻庐脾气好，作文虽然尽多讽刺，但是语气并不峻切，而是不急不躁，不温不火，令人莞尔，不忍弃掷。

程瞻庐的另一代表作《唐祝文周四杰传》，以民间传说的“江南四大才子”为主角，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据说很多影视作品也是以此书为底本进行改编的。四大才子虽然在历史上各有坎坷，周文宾甚至是杜撰出的人物，但传说中他们各自的风流韵事显然更是老百姓们喜闻乐见的。程瞻庐的这部小说摒弃了以往话本中明显不合逻辑的粗鄙段落，用自己特有的“绘声绘形”“呼之欲出”的笔墨，将四大才子风流超逸又各具面貌的形象跃然纸上。唐伯虎的倜傥，祝枝山的老辣，文徵明的俊雅，周文宾的潇洒，栩栩如生，如在眼前。民国时期的《珊瑚》杂志曾刊登过一位读者的评论：“长篇小说，总不离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唯有程瞻庐的《唐祝文周四杰传》，却是一部纯粹的喜剧的小说。……瞻庐的小说，原是长于滑稽，这部纯粹的喜剧的小说，当然是他的拿手。全书一百回，处处都充满着幽默的笑料。”

程瞻庐的一生横跨清末与民国两个时期，亲身经历了辛亥革命这一重大历史变迁。新旧思潮的激烈冲突在他身上作用得非常明显。他自幼接受的是旧文化教育，一方面恪守传统道德，另一方面也见证了八股等糟粕对国家和知识分子的戕害，他的思想中有对变革的渴望和肯定。同时，晚清

之后大力倡导的“西化”又令他恐慌并困惑，民国政府成立之后，各种蜂拥而起的新思潮、新现象令包括他在内的许多旧知识分子不由自主地抗拒，因此他的思想是十分矛盾的。以女子解放这一思潮为例，程瞻庐不赞成“女子无才便是德”这一说法，他认同男女都应该读书，都应该接受良好的教育，并且学有所成，报效国家；但是他并不支持女子接受西式教育，甚至对出洋的男子也颇有微词。他的作品中时常有对没有文化的老妈子的讽刺，对阻止女子读书的腐儒的不满，但也常见对留洋归来“怪模怪样”的男女的讽刺。他认同婚姻自由，反对包办，对于旧时姑表联姻等陋俗更是强烈不满，但同时又对过于自由浪漫的恋爱大加批判。他并不赞成妻子为去世的丈夫殉节，但又对真去殉节的女子啧啧赞叹。他鼓励女子放足，却又反对女子剪发……凡此种种，可见在那个特殊的过渡时期，从晚清走入民国的旧式知识分子的复杂心态。

总而言之，程瞻庐的小说在当时既有其进步性，也有一定的局限性；既体现了知识分子面对外忧内患的忧虑和担当，也表现出旧文人的保守和怯懦。这是由时代决定的，并不只是他个人的原因。从文学的角度，他的小说思路开阔，情节生动，可读性非常强，在“鸳鸯蝴蝶派”言情题材为主的作品中别具一格，在当时赢得了众多读者的青睐，在今天也依然有可供参考和借鉴的意义。

目 录

第 一 回	惨凄凄淑女泣鹄原 情脉脉痴姬待蜜月	1
第 二 回	室暗灯昏挥毫悲身世 夜阑人静倚枕诉衷情	11
第 三 回	误佳期冷落新娘子 报宿怨推翻老翰林	21
第 四 回	题栗主疑心生暗鬼 怨檀郎肆口骂他人	32
第 五 回	仗武力催放合欢花 泄机谋折断交柯树	42
第 六 回	航空遇险女志士失踪 问罪兴师酸秀才受辱	53
第 七 回	怪怪奇奇共庆圣狂节 真真假假疑是再生缘	63
第 八 回	弭风潮剃头开大会 得电信祝发入空门	73
第 九 回	接木移花换巢成鸾凤 乘风破浪同命订鸳鸯	85
第 十 回	自怨自艾游子死他乡 载沉载浮飞仙登彼岸	95
第十一回	侍病榻夜静话前尘 泣孤舟途穷交好运	105

第十二回 陌上停车乡农谈旧事
壁间留字贪吏受奇殃 117

第十三回 出风头学究登场
论电影孝廉骂座 127

第十四回 伴娇儿灯前说梦话
遇侠客月下破奸谋 137

第十五回 入犴狱祸因恶积
访燕巢乐极悲生 148

第十六回 结深仇小寡妇争锋
遇劲敌老太婆失势 159

第十七回 慕簪缨登门访旧友
敲竹杠僻巷遇傻儿 169

第十八回 三生有幸双拜大恩人
百折不回可怜小猴子 179

第十九回 清辩滔滔推翻天道
独行踽踽回转家乡 190

第二十回 荷沼回风缠绵闻笑语
槿篱落日隐约识行踪 200

第二十一回 美眷如花飞艇载仙子
浮生若梦古寺礼空王 210

第二十二回 胡律师设计图遗产
醋娘子割爱置偏房 221

第二十三回 大决战族人争继嗣
乔坐衙儿子审亲娘 232

第二十四回 白发商人话忤逆因果
青年学子谈神圣生涯 242

第二十五回 惹祸招殃难逃天理
彰善瘅恶大快人心 253

第一回

惨凄凄淑女泣鸪原 情脉脉痴姬待蜜月

十三号里的少年何继贤怎么死在黄浦里呢？

原来何太太挈带儿女，到了上海以后，身在客中，需款甚亟，便想到钱铺子里这笔五百元存款，为数虽属不多，然而把来接济旅费，却也不无小补，因此到沪两三天，便挈带了儿子继贤到钱铺子里去提款。这钱铺子虽不甚大，然而一千八百的现银，仓促间还容易凑集，无如钱侖积习，遇着时局不靖的当儿，往往把持现款，格外居奇。何太太跑了多次，只取得半数，其余的二百五十元，须得十天以后才能发放。

何太太候到了十天的期，自己又害起病来，出门不得。

继贤道：“妈妈不须去，孩儿可以去得。这家钱铺子离这里不远，孩儿又跑过了多次，便独自去取款也没妨碍。”

何太太虽不愿继贤独自出去，叵耐自己支撑不得，也叫没法了。况且继贤年龄已交十六，钱铺子里又去过了多次，料想也没妨碍，便把存折交付了继贤，嘱他早去早回，别在马路上流连。继贤诺诺答应。

悴民道：“我陪着弟弟同去可好不好？”

继贤道：“我不是三岁小儿，怕什么拐子拐去？妈妈病了，姊姊须在旁侍奉，离开不得。”

说罢，竟扬长地去了。也是合当有事，继贤出去了多时，杳杳冥冥，不见回来。悴民放心不下，便赶往钱铺子里去问讯。一铺子里伙友回说：“这笔款子已在两点钟前由何先生取去，存折已批销了。”说时，便把批销的存折给悴民过目。

悴民益发吃惊，奔回旅馆。天色已暗，继贤仍没有回来，忙央托亲戚

人家的仆人四处去找寻，忙碌了半夜，再也没有继贤的影儿。可怜何太太正在害病的当儿，怎禁得起这般的恐吓？那仆人也有好言安慰道：“太太不须着急，谅来没有什么变端，只是少爷走岔了路，被拦街的野鸡拉了进去。过了一宵，自会回来。”

何太太气喘吁吁地答道：“管家，但愿这般便好，我在这一两个月受那老天的折磨也够了，老爷在湖北气愤身亡，盘柩回籍，安葬才毕，家里又遭火烧。这回避乱到上海，再不要出什么乱子。我们何姓门中，忠厚传家，老天不该这般地折磨，前途希望只有这个孩子，孩子有了三长两短，我这条苦命留在世上做甚？天哪！你总得照顾我一下子啊！”

仆人听了，忙道：“太太快不要这般说，包管少爷到了来朝好好地回来。”说罢，返身出室，提起着袖子擦泪。

仆人尚且伤心，何况房里的悴民姊妹，这一夜眼泪不干，可不须著者细说了。

到了来朝，那仆人依旧出外寻觅，直到午后，听得道上人说，黄浦滩边浮起一个少年的尸身，不知是失足落水，还是被人陷害。仆人听说，不觉心动，敢是何少爷被人陷害了？赶往看视，那尸身早已捞起了，口眼张开，肚腹胀起，谁说不是何继贤？一口气跑得回来，报告凶信，才惹起这一片哭声。

这时，吕蕙孙得信上楼，便把何继贤被人谋命的事向老子娘报告一遍。张氏把蕙孙搂在身边道：“阿祥，你吓得我苦了，方才你到哪里去挨延？茶房来说有少年死在浦江里，吓得我魂胆飞扬，谢天谢地，不曾出什么乱子，总算皇天怜念我们。”

蕙孙道：“妈妈别小觑了我，可记得我那天和翠妹妹谈话，力斥自杀是懦弱的行为，我是个堂堂的男子，为什么要自杀？便有意外的恶魔逼我走这自杀的道路，我也得和恶魔奋斗一下子。不到山穷水尽，我决不起这厌世的思想，妈妈你放心便了。”

这几句话不但少蕙夫妇听了宽怀，便是金氏母女也觉愁肠略慰。蕙孙又道：“明似珠纵然有恩于我，可是这婚姻大事，怎么可以强制执行？我已写下一封书信，备述不能从命的种种苦衷。恰才我下楼发遣旅馆里的听差送去，因此不在爹爹妈妈左右。但愿明似珠接到了这封信幡然变计，不来纠缠，那便好了。”

才说明似珠，不料似珠立刻便到。依旧两名女卫队拥着，她上楼大模大样地闯入房间，却见吕、金两姓的人都在房里。似珠便上前向蕙孙道贺，说：“来月初三日便是你的吉期，结婚地点在张园，证婚人沪军大都督真济美，介绍人女子北伐军总司令明似珠。”

蕙孙听着，吓得声都颤了，期期艾艾地说道：“明……明先生，别……别取笑，我……没有承认。”

似珠怒道：“你不承认，合该在二十四小时内向我宣布意见，现在距离昨天预约的时间已在二十四小时以外，你可知道法定的时间神圣不可侵犯吗？你既已默认了，怎么可以反悔得？”

蕙孙道：“我有书信宣布意见，恰才遣人送往北伐军本部。”

似珠道：“迟了迟了，别说我没有接到你的信，便是接到了，已逾法定的时间，也是没有效。”

蕙孙一时语塞，光睁着两只眼睛向老子呆看，大有乞救的意思。少蕙便向似珠央恳道：“明女士，你是我们的恩人，你的美意怎敢辜负？”

似珠拍手道：“好了好了，来月初三日，请你去做主婚人，我这大媒不要你的谢媒红。”

少蕙道：“且住，尚有以下情，不曾奉告。小儿既然这般执意不肯承认，似乎人人都有自由权。女士是提倡自由的人，也该尊重他人的自由。”

似珠冷笑道：“你又要反悔了。”

又瞅着张氏道：“你又怎么讲呢？”

张氏道：“请明先生宽限一个月，容我们细细地向阿祥开导，他若听从，再好也没有，他若不听从，也叫没奈何。”

似珠道：“又是一个反悔了。”

又瞅着金寡妇道：“金太太的意思怎么样呢？”

金寡妇道：“男婚女嫁，勉强不得，要是勉强成婚，小夫妻生起意见来，反而不妙。”

似珠又瞅着秀娟道：“你又怎么讲呢？”

秀娟暗思：我是闺女身，怎好议论人家婚嫁事？便低着头不作声。

似珠催着道：“别做这腼腆模样儿，我眼里看不惯，快说快说！”

秀娟道：“学生的意思，和舅舅、舅母、妈妈一般。”

似珠道：“你倒不说和你祥哥哥一般。”

秀娟听了，陡觉得两颊烘烘地热，多分是烘上了两朵红霞。

似珠道：“你们的意见都发表了，我便该逐条地答复。论理呢，法定的时间已满，我无答复的必要，只是不答复，你们毕竟不明白，这叫作鼓不打不响，话不说不明。吕先生，你叫我尊重他人的自由，我为着尊重你们的自由，才许你们在二十四小时内从容思索。吕太太说宽限一个月，那更笑话了，二十四小时的信约，怎么可以展缓得？要是信约不足凭，一月一月地展缓下去，难不成叫人家等候你们一世？金太太说，勉强成婚，小夫妻难免横生意见，你们在二十四小时内不曾提出反对书，这是默认，不是勉强。至于将来小夫妻有意见没意见，这和我做媒人的毫没相干，媒人只知撮合姻缘，谁也不能保他们小夫妻一辈子和好。你们的理由都不充分，我明似珠虽是个琐琐裙钗，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这桩亲事，沪军大都督都已知晓，我在法定时间不见你们来反对，才请这位大都督来证婚。你们向着我可以反悔前议，我见了大都督却不可以反悔前议，牺牲生命是小事，反悔前议是大耻，我枉救了你们两姓的患难，却不料恩将仇报。也罢，失信而生不如守信而死，卫队们，取手枪来！”

早有一名卫队应声上前，摸出一柄勃郎宁，问一声：“总司令要弹哪一个？”

蕙孙吓得躲避在娘背后，少蕙夫妇也吓得面色如土，金寡妇早一迭声念起大慈大悲来。秀娟直蹶蹶地跪在似珠面前，说：“明先生别动怒，且瞧学生分儿上，有话好讲。”

似珠这时早握枪在手，忙道：“你们不用慌，我不弹人，弹自己，拼掉这生命，免得见了大都督丢脸。”说时，早把这手枪回指着自己胸口。

蕙孙在娘背后偷眼瞧见，不禁叫起来道：“明先生，我吕蕙孙承认这桩亲事便是了。”

似珠方才回嗔作喜，把手枪交还了卫队，搀扶秀娟起来，笑说道：“你别怪我鲁莽，我替你祥哥哥玉成了这桩事，回来再和你作伐。”

秀娟听了，羞得什么似的。金寡妇道：“这么动刀动枪地作伐，几乎不把人的魂灵都吓掉了。阿弥陀佛！”

正在谈话的当儿，外面茶役推门进房，道一声：“客来！”

秀娟眼快，急急迎将出去道：“校长，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里？”

原来那来客便是坤秀女学校的校长刘姚女士。校长道：“我瞧了旅馆